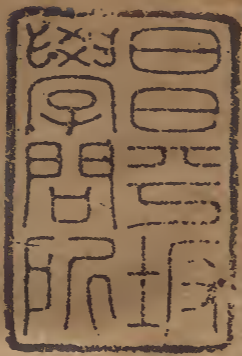


尚書說統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一九三	冊
二七三函	架

十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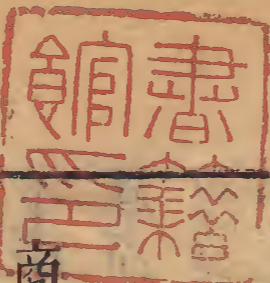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93
冊數	8 (4)
函號	273 143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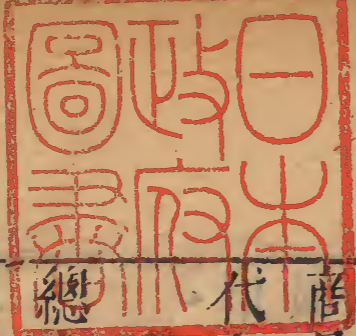
共八



尚書說統卷之十一



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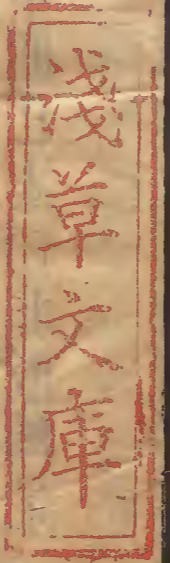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皆是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者故曰商書

湯誓

總旨○此篇作二段看前三節是一段誓以興師之意末一節是一段示以治師之律

董思白曰此篇首日天命殛之次又曰予畏上帝則還當重順



尚書說經 卷一
天說而天下民心之欲殛亦即天命之欲殛應人即所以順天也觀末節又云致天之罰可見不可以天人平新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申瑤泉曰天命就民心離上見多罪即下文嚴刑重役是也會編

王宇泰曰誓言專為毫衆湯奉天伐罪天下信之夫獨不信於毫衆毫衆蓋欲私湯為己有而不知湯非毫衆之所得私也天錫湯智勇原以乂民表正天下故湯申明已志曰非敢稱亂逆志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申瑤泉曰此言順天之不容會編
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節可見商民以己為心湯則以上天為心蓋是時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文集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申瑤泉曰此言應人之不容會編
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自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蓋是

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文集

金仁山曰：吊伐之師，義也。而毫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毫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斯溺，如火斯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僕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詞，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云云，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表註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瑤泉曰：此示以賞罰之決也。蓋順天應人者，湯之心。輔君以致天罰，則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故誘之以大賚。若憚于征役，則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故懼之以孥戮。曰不食言，曰罔有攸赦，見賞罰之必然，以勵其氣也。會編

豐南禺謂大賚似噉以利，孥戮似迫以刑。此見湯慙德，不知聖人欲救民於塗炭，不如是則不足以濟。此正是與民同患，以毫衆之心爲心處。故言賚所以易其穡事之念，而言戮又破其如台之恃故也。逆志



仲虺之誥

總旨○此篇作四段看首節是本作誥之由仲虺二節是誥以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簡賢三節是誥以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佑賢三節是誥以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畏謂之誥者一以什湯之慙一以曉其臣民衆庶今人專以釋慙為言不復及下句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日記

王字泰曰通篇只是一意要識得天立君之意是一個大綱領大眼目惟其如此故伐夏之師為不可已為不得已而伐夏之後有無窮之恤為不可不盡為不容易盡欲湯深明于時又職

分之在已而不必專以德之不古若為媿也要旨

姚承菴曰細閱仲虺一誥不是釋湯之慙大意只將天之所以立君者發明湯承天命不得不放伐以安民耳然既承天命則日新其德以承其眷有不可不致慎焉者故開口說惟天生民說惟天生聰明時又說天錫王勇智說奉若天命說式商受命終說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故其所發明所勸勉皆在于此而未嘗一語及于釋其慙也疑問

誥文桀湯兩人對舉當照兩人分看以首節為冒後七節通申首節夏王二節即有夏昏德二句惟王三節即天乃錫王三句德日新兩節則所謂率典而奉若天命是也

融貫

湯昭桀昏。是兩眼目。其關要尤在王懋昭大德五句。蓋為君常道。無過昭德。昭德無過日新。能禮義日新。則德懋昭在已。為率典于天。為有禮。此人君奉若天命。永保天命之事。

誥文先言天生民。生民而欲民乂。故生聰明時。又惟天生聰明。乃錫湯勇智。湯既受天錫。却不邇不殖。能自昭德。因湯昭德。遂勉湯日新懋昭。懋昭則可懷萬邦。而為民主。且可裕後昆。而永為民主。夫後裕則終慎。然慎終不在後來。惟在今日。始今日也。茲亦今日也。茲率厥典。所為有禮。典禮一物也。惟其始始字。正根茲字。對來說。逆志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申瑤泉曰。此序作誥之由。慚者慚其德不古若。恐者恐其禍貽來世。蓋天人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此湯所以歉然于心也。會編

湯德無慙。乃是湯自為慙。故史云。惟有予恐來世句。宜着眼。虺誥正注射此句。蓋湯慮在未來。而虺言吃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為解釋。逆志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申瑤泉曰。惟天生民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聰明與有欲對看。

此是先知先覺全盡典常而不溺于物欲之人故能治民之爭而歸之正也時又內含表正意講昏德則非聰明民墜塗炭則不但不能時又此天之所以立湯而畀以民之責也勇智正對聰明看表正以下正對時又看表正二句一連說言天之所以厚王者蓋以聲教四訖禹之表正有素矣今將使王剛健以居中明哲以作則而上繼乎執中之緒使斯民不至於爭亂而功不至於過佚也茲字指表正纘服說二句亦一連蓋典常之道嘗服于禹而道之大原則出于天者也今惟于人紀之既墜者勇以振之智以察之奉順乎天常而不違則所以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者在是矣率內要見率天下而共由之意方與表

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爲天所賦也不指代桀言仲虺言此以見天之厚王以大德者正託王以大事今日之有天下實迫于天命之不容辭也會編

袁了凡曰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聰明之人以己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于既事之後所謂時又也錫者寵畀之意聖人聚剛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牽制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塞蔽之此所以爲錫王勇智也要知天錫以勇知者爲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須是有謀有爲也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服而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爲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闢以來聖人

之所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寔續也。茲字指表正續服言。典字蔡傳訓作常字，綱常在內。

陸實府曰：心馳于欲，先發竅于耳目，非大慧者不能超悟。故必須聰明，聰明是渾成字，不可分。正是不溺于欲處，不緣耳目起識，而方寸常虛也。率字有力，迺躬行倡率，或振萬古已著之常而修其墜，或發千聖未闡之精而明其理。

董思白曰：惟天生聰明者，聰明則知得欲之不可溺，又知民之各求遂其欲，又知亂之所由起，惟是這等故，可以為民主，可以撥亂為治，故使之治之。天乃錫王勇智以下，續禹舊服甚有意，所以點上夏桀，當云夏桀昏德，誰與表正萬邦，而禹之舊服，即

此三傳
聖人反

引經
確

自禹之子孫過絕了。天之意以萬邦非聰明不能又之，而智勇正所以為聰明也。乃錫王以勇智之德，正使其表正萬邦以繼承禹之舊所服行，自桀之以昏德而過絕其祖服者，即自王以勇智而紹繼其舊服焉。然要其為茲，但以昔日上天錫禹敘彝倫者，今日率厥常以奉若乎天命，可以表正萬邦而已。此典原是，天錫禹洪範九疇以敘彝倫，故云天命。禹率典而若天，湯亦率典而若天，正續禹舊服處。新意。

天生聰明，就天資說。如中庸言聰明睿智，天錫勇智，就天德說。如中庸言智仁勇，智勇本是達德，故此言大德。至曰禮曰義，又如中庸舉尊賢為義，等殺為禮。逆志。

至理

聰明勇智。雖云天生天錫。不宜全作見成付畀說。若說付畀。桀湯無異。故須兼若啓若翼之天。略帶湯昭德意講。湯肇修顧諟。皆天錫也。逆志

惟天生聰明時又句

天識見

姚承菴曰。四海之大。生民之夥。寒欲衣。饑欲食。翕然而胥求。便須有法以爲之處分。况其中又有強弱智愚衆寡之不一者乎。此其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主不能治。而又不可一時少此人。也。故天於其中。生箇極聰明的人。時時爲之。又治焉。又者。刈也。惟刈極爲齊一。時又時字。不當作是字解。疑問惟天生民有欲。則此欲宜聚。不宜拂。故聰明時。又非謂必以無

與說合

淫縱節

制三語

欲治有欲。正謂人主無欲。乃稱聰明。始能洞悉民隱。以曲遂其欲。惟遂其欲。故民各安其分。而爲義。否則禁乃亂耳。故亂不以淫縱。又亦不因節制。民墜塗炭。正以不得其欲。不副其有爲。苦欲字不甚不好。逆志

耳目口鼻之欲一也。但人主與民所處不同。故在人主不可縱。而小民不可無人。主有欲則昏。無欲則聰明。小民欲遂則又欲不遂。則塗炭。正未當以例論也。逆志

愚按舊說時。又專主防民之欲說。偏在作之師一邊。新說時。又專主遂民之欲說。偏在作之君一邊。愚謂作君作師二意。兼用爲得。大抵天下饑寒之狀。淫縱之風。似相反而常並見。

尚書疏義 卷十一
愈淫縱愈饑寒則亂矣。天生聰明時又正爲此。

塗炭 舊說塗炭是民溺於欲如墮坑落塹意。新說塗炭是民不
解 得遂其欲如水斯溺如火斯焚意。

續字 禹明德以君萬邦則表正禹之舊服也。有夏昏德荒隆厥
緒此緒安可無敬承者。故湯放桀勉不以為革不以為創。直說
是續。反把湯來接禹。將當日夏商時代一齊抹殺。此至險之論。
亦域外之觀。舜以傳禹禹以傳湯。孟子見知聞知之論本此。此
治統卽道統也。逆志

典字 此篇茲率厥典。下篇各守爾典。一言爲君之常道。一言爲
別解 臣之常道。總各就當人分所當盡者爲言。卒未嘗以人君乃綱

常主必惇庸典禮爲率典也。仲虺勉湯率典無非欲其日新懋
昭能日新則能時久而與天命爲無違。天卽本章天生天錫之
天非典常所出之天命亦本章受命保命之命非敦庸命討之
命解者會之。逆志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

申瑤泉曰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言桀昏德既獲罪于天
矣而又矯誣上天以惑其衆。故天用不善其所爲而使有商代
之也。式商二句串說。爽厥師者卽表正續服率典若天以救斯
民於塗炭而升斯世於明昌也。天之命吾王者如此信乎其不

可辭矣何慚之有會編

姚承菴曰夏王之罪安在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也據他遏割之時也執箇題目說此事不可不用力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然其寔則皆逆天之命耳疑問
陸實府曰揭出矯字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滅而爽矯則不滅而昏爽者爽心快志如呼寐而使寤也故必須聰明之主始得傳翼

桀矯誣上天布命于下昏德已甚民小大戰戰懼於非辜塗炭亦極全非天生時又之意安得不用湯受命爽師爽正對昏與塗炭說言民去桀就湯譬猶出泥淖而與之被濯離湯火而沃

以清冷寧不爽然厥師厥字指桀見本桀民而湯爽之云耳逆志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苟之有莠若粟之有稗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申瑤泉曰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為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遏為王之應人此節是言湯之所以不容於桀者由其有德也蓋桀既無道而又有簡賢附勢之徒為之濟惡此我商之不容于夏所由始也而况湯足人聽聞桀安得而不忌之哉懼于非辜者懼湯之陷于非辜德即下節所云足人聽聞者言其盡善盡美洋洋乎盈耳也會編

王方麓曰以苗粟喻桀。莠稗喻湯。則當時桀勢尚強。而湯危孤可知。仲虺之言及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剪除于桀。將失天人之望耳。惟其如此。故湯之小大臣民。亦皆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凜然莫必其命。而况湯之德。尤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日記

解字問有商之封舊矣。肇我邦肇字。于義何如。曰肇之云者。突然崛起之意。言眾不好之中。而突出一好人也。問業附我邦活看言我等友邦也。觀下矧予二字。自見得湯誥云。凡我造邦。是一証。疑問○按觀毫眾曰夏罪其如台。則儘自安樂。

而所謂小大戰戰者。乃是庶邦。非商眾也。姑從傳釋之。要旨

惟王三節總意。○此言湯昭德能時。又申首節天乃錫王三句。逆志

不考

承上言足聽聞以著湯德。惟王直貫邦昌昌。就當日受命。又民說除却此句以上。皆敘述湯平時為能鑒桀而昭德。其足人聽聞若此。至佑賢節傳云勸勉。是又統挈下玉懋昭大德作解。非以本節為勸勉也。勉湯全在懋昭。逆志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申瑤泉曰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首二句就心說。不邇不殖。

正是其本源澄徹處用人處已之當由於本原澄徹而克寬克仁又本於用人處已之當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為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崇德報功湯之用人得其當者如此用人就取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已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已有不善必速去之也湯之處已得其當者如此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節制不以優游縱弛為寬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不以柔懦姑息為仁也彰信兆民正見其足人聽聞未便就歸戴上說會編

董思白曰不可以此節為足人聽聞之實當深一層蓋聞聽在人耳目信則在人心自有淺深不同新意

王守泰曰人主一心政治之原此心一染于聲色貨利則承意趨令之人見親而好惡取舍漸不得其正于是眾讒可以毀有德眾譽可以進無功欲官賞之施一稱其功德之寔如權衡之不爽豈可得乎故九經之道遠色賤貨而後能貴德勸賢本原無累則所向脫洒德懋便懋官功懋便懋賞人之有善便若已有之有過便改而無所係吝一此心之清明不累者為之也要

與註異陸實府曰寬仁從本原澄徹來

不邇不殖著湯勇智註本原澄徹及本原之地非純天德等句

皆顧上錫王勇智見湯非智足以察勇足以斷則生而有欲亦人情也安能于聲色貨利官賞人已之間恰當如此逆志

凡智貴其察勇貴其斷若過察過斷未免戾于寬仁然仁易為柔寬易為縱若為縱為柔又不無傷于勇智湯不邇不殖不吝看他何等明斷至于臨民却又能寬仁然亦唯如此而寬所以寬不至於縱如此而仁所以仁不失之柔即此已見湯昭德建中逆志

尚

不邇王方麓曰聲色者誘人之陷穽故曰不邇貨利者侵聽之不殖故曰不殖日記○陸實府曰聖人清明在躬不離不即不邇非遠也不殖非散也絕聲屏色去貨散利胸中反多一事聖

人却於聲色貨利中討個矚然不滓蓋絕欲易使欲自絕難我不染欲易欲不能染我難也傳翼

德懋二句○德就抱負說功就建立說懋官在授任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要旨

用人惟已句○問用人惟已註云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又云不忌能于人若只是容人之善不忌人之能亦只是用人上事與懋官懋賞等耳何關處已看來用人惟已乃是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之意故與改過不吝俱屬處已然否曰然問業改過不吝句○成湯聖人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真知聖人之心事者不吝是其心無一毫私累處惟其改過不吝所

以無過也。輯衆說

克字解。陸實府曰克有能勝意。寬仁原至難的。做不到徹。便不克。

與註異

非如註不失而已。寬仁原不柔縱。柔縱便非寬仁。克者能滿其量。不但我容物。使物能為我所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用吾愛。

二說相合

傳翼姚承菴曰此二克字。即謨稱禹之克勤克儉。訓稱湯之克

明克忠。總作能字看。不必說到不失於縱。不失於柔。若是其挑剔也。疑問

彰信兆民句。○彰信要在湯身上說。彰字即光被之意。王之克處。即彰處。蓋從不識不知中。見其昭著之象。彰即信處。蓋從其見共聞中。見其洽心之深。曰兆民。又不止毫都矣。傳翼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猷予后。后來其蘓。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湯之德。惟足人聽聞而彰信于民。是以民皆戴之也。自初征至後。予言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自攸徂至其蘓。言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通就伐葛時說來。末二句緊承上看。蓋即其一時征伐而得民之深。則知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者。固有自來矣。可見今日之有天下。亦迫于人心之不容辭也。會編

丁方麓曰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

非特一葛也。曰西夷曰北狄極其遠者言之。日記

陸實府曰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從怨中看出戴來。人情予以非望則戴。卻以分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於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拯已。是。分內該有的。不以為德。反以不亟拯為怨。可見戴之情矣。傳翼

王字泰曰惟舊即征葛之口及怨慶之時是也。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故為舊耳。蓋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故也。辨附民之戴商已兆于征葛之時。則商業之興豈在于鳴條之役。舊謂即其一時喜望之心。見其平日愛戴之久非是。要旨此以上統只發明放伐之不得已意。不必分說孰為順天孰為應人用以釋湯之慙也。疑問

應人用以釋湯之慙也。疑問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申瑤泉曰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此節是言懷諸侯之道也。推亡固存指上八者看。邦就侯邦言。蓋固存之政行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舉則諸侯之不善者皆知所懲。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良翰于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邦國豈不昌盛乎。會編

王字泰曰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阿于桀而不見討者。鳴條既放之後。正命討

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侯也。要旨

袁了凡曰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乃是
以賢為主而我助之以德為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
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
而且發其所深隱也善良之猷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茲欲遂
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且體其所未周也兼謂設官以治之攻
則督責懲戒之矣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心旨
屠道南曰賢德忠良其善自大而小弱昧亂亡其惡由淺而深
推去也亡道不可有故去之存道所當保故固之。研幾錄
王方麓曰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

一泰打
破道催
樓

我與賢德忠良者所共故曰固我之所以存。日記
新說祭簡賢附勢滅德作威惟湯肇修人紀以左右賢德故言佑
言輔祭弗作往任焚炙忠良惟湯克用宅俊以抽繹展布故言
顯言遂。逆志

據新說此節連上兩節俱敘述湯平時事愚想上節初征自
葛東征南征則推亡固存似果是湯已然事高明參之
此下方勉以懋昭時又申首節茲率厥典二句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
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申瑤泉曰此言修身檢身之道也德字兼體用言舍下懋德建中意萬邦指民言志自滿則不能日新可知九族離則萬邦離心可知此四句是汎言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意懋德建中一串說亦兼體用德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建中之所從事者義與禮卽是大德事有當然之準則心有自然之節文卽所謂中也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以禮制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矣後昆指後王比建中深一步看言不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已後世皆以王之制事者制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其心家法相承固垂之有餘裕也此一句雖是說效亦見懋德建中之當務與

首二句相應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能自得師以禮義貫好問亦然王字裕字以德業通貫不必分貼能自得者樂取於人而非人之所使也好問者不耻下問而必誠好之也此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萬邦之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會編新處便懷滿處便離蓋德者天下之精神也日運則常凝一息不運便壅溢而耗以下正日新工夫精神振奮處便爲昭德有無窮之明卽無可用力還要勉強加明不嫌過用其力便是日新訣子王德卽民中德與中非二物特以我之所得而言則曰

德以民之取衷而言則曰中耳。懋德卽中之標準。中而謂之建者。自大君身上做出。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爲則也。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義禮二句。要說得細。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着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禮是天理之恰好處。心指念慮之動言。凡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爲準則也。要知天理化裁。原與事爲措。天理節文。原與心妙合。故制非拘縛。亦非檢約。迺以本體爲工夫。而自不渝也。吾第斟酌權衡。而事理自不可違。卽義之爲制矣。第沉潛體認。而心境自不可越。卽禮之爲制矣。此正懋昭喚緊處。垂裕不是法。其制事制心之迹。直會其禮義之神。不可作建中之効。能自得師。如自明目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自然也。當味自字而得字。亦不輕。若只委心聽順。而未有寔得。亦何益。天下莫能如人主之尊人主。不自得師。莫能使之得。曰能得。則不傳形而傳神者也。曰自得。則獨解而獨證者也。此王道也。純王之心也。我爲天下谿。故能受天下之所往。不指與王說有所疑而未決。有所不足而思通。則問。要看好字。不但憤悱切。十衷全是以能問于不能。若無若虛之心也。輯衆說

此勉湯只重在日字。惟字懋字。日無間斷。惟無二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明。無時間歇。萬邦亦只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然此四句。猶泛論。至懋昭句。再提王說。方力勉湯。蓋懋昭所以

率與而制事制心又懋昭之寔下手處也。總來誥文重此數句。乃一章結穴處也。建中裕后各就上句帶出見表正意。仲虺勉湯率典止此。逆志

王方麓曰湯豈自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于有萬邦。若以其時而言。固盛極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仲虺納規之意。蓋如此。日記

曰說通萬邦九族言故曰大德

大德姚承菴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曰德。此德參天兩地盡人盡物。本極大而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疑問

中字中字自唐虞授受以來。再見于此。制事制心二言。寔傳心之要。揆一

制事王方麓曰二句不可分中之體用。蓋以禮制心。亦不全在體上說也。重內外合德意。要知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于心。此所以為合德而中道始建也。別記
姚承菴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強將箇義與禮為制之之術也。義者宜也。凡事本有此宜也。禮者體也。此心自有此體也。唯失却此宜。此體之本然。此心與事俱踰放而不得其故耳。茲所云制。不過將本宜之成法制其事。使物物不越其則。將本體之範圍制其心。使念念不踰其防。是則事與心莫非天然自有之

以喻

中而後昆之法則端有不測於斯者是愚所謂垂裕後昆乃所謂建中于民也。疑問○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如以材制器以帛制衣衣即是帛器即是材非帛與材之外更又有所謂服用也由此觀之則湯無事義即其事湯無心禮即其心唯心與事毫無偏倚渾是義禮故可以建中在已則用之不窮而于後亦取之不竭曰垂裕耳若說義禮是一物我借以檢制其心事此乃非義之義非禮之禮已尚不足何能裕後。逆志

裕字陸實府曰裕對制言惟心身收束極緊密故精神流衍極優舒得義禮之精者事不期而自合心不脍而自孚裕在心源不竭上惟德萬古常新而以懋昭之力量垂之豈不恢恢有餘乎。

只重湯說傳翼

自得能自得師是委心聽順無一毫勉強矯拂之意凡事出于勉強者非自得蔡傳主此又求師之道在已不在人苟虛心受益則狂瞽可師三人同行善惡皆師此所謂自得也。日記○目者自然而然而非必受學於人即自反皆嚴師。傳翼

好問二句○陸實府曰好問便是裕無二意小非拘局縱有才智而取足一人乃裕之反也曰懋曰制似勉強力索故須裕以見垂裕者迺王之自裕豈於懋建外別有道乎。

附予聞曰一段不過即所聞以証自滿日新見王決不可不懋昭耳如他引詩引書之例全不重得師。逆志

卓見

觀此佑
賢節原
無干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申瑤泉曰此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有務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泛言至末句方是言其寔殖有禮二句泛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其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欽崇天道者敬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祗承乎禍淫之道而以暴為戒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而無覆亡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於無窮也欽崇天道則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有終矣要體貼丁寧勸勉之意會編

裕後者終慎也終慎而還歸唯始正言今日惟有率典以首終不必恐在來世也殖有禮覆昏暴從古天道在湯當日即為天命我能奉若以禮自勅便是欽崇不出有禮外也永保顧慎終裕後為言言有殖無覆也比奉若天命進步作結

陸實府曰待終而慎雖欲慎無及但當合下做工夫故曰惟始○圖始意已在上節了曰崇則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曰保則我之于天又似親而加附其親而加附處政其尊而加嚴之真境也即天休盡是心精舍凝神別無疑命能欽之一念即為有始即為有終末二句重敬字不必更入上文講傳翼

姚承菴曰仲虺責成意在慎終而其語則先於惟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期望特切疑問

尚書說統卷之十一

尚書說統卷之十二

湯誥

總旨○此篇作三段看，王歸節本湯誥諸侯萬民之由，王曰嗟爾萬方四節，誥以君道所係之重，桀不能君而已奉天以伐之，俾予一人四節，誥以在已憂君道之難盡而求諸侯以助之。

論

王方麓曰：首節是本序，第二節作主，夏王滅德三節是桀失綏猷之道，而湯順天以伐之也。俾予四節是湯承綏猷之責而求助以盡其責也。

日記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申瑤泉曰此敘作誥之由于亳下補出諸侯來朝意萬方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之而寔與天下更始也誕告包一篇在內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敘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會編袁了凡曰湯之伐桀也踐王之宮移禹之祚是篡也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心者

王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申瑤泉曰此言君道所係之重歸重在綏猷一句衷性猷只是一理但有原于天具于心見于事之別耳降衷于下民者二五之精以合而太極之理隨畀至純而至精不偏而不倚者也若有恒性若字無工夫但是不假修爲而出于自然之意恒性猶所謂秉彝也然天之降命雖同而人之氣稟或異於是不能安於道者所以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而各安於其道者是誰使之惟在於君而已蓋天能降衷於民而不能使民自全其衷民能受性於天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承天治民之責必屬之君耳惟后雖主教言而養意亦不可失與輯寧相應會編王方麓曰此節以惟皇上帝惟后二惟字相對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師而非天所能乃見君道所係之重如此歸重在君道上或謂天立君之意則失之矣日記

王字泰曰克綏厥猷為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眾請命。輯寧爾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若不克勝。守典承休。勅諸侯以同盡其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也。要旨

東字朱子曰衷即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個個有一副至當恰好的道理。降與爾。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詩有物有則。是也。大全

降字真西山曰衷曰降衷。才曰降才。命曰降命。深惟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

敬歎。大全王方麓曰降衷非是天將一個中付與人。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即月落萬川之義。日記

性字堯舜言中。此兼言性。當因夏桀昏德。性學已餒。成湯受命。爽師遂以生平顧諟之功。發揮當日綏猷之事。其論與尹小異。成湯原道論性。性指繼善之初。伊尹兼習言性。性指物化以後。均為言性之祖。逆志陸實府曰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字。不知性如虛空。不惟着一毫造作不得。亦着一毫領受不得。真常自如而已。傳翼

解性字。恒性時謂古今一轍。聖凡一體。如此。只說得性之同。未是性之恒。恒者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其中

一點習染所不到處即銷之鑠之萬之又萬有不得銷者在焉故言恒逆志

若字若字就智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着人却不是人去看力順他以理言之也廢論

宋羽皇曰若有恒性非民若天也乃天若民也健順五常之德即陰陽五行之理天之所不能違也太極分化順而予之而民

已有恒性矣說者多作民若便費葛藤

緩字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為安要旨

克字克是緩猷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此成湯聖學極粹處通

志

惟后有刑政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作之君作之師三才所賴

以立也化育所賴以贊也要旨陸實府曰惟后不但時位所在

能動人心直有潛移默化之妙看君德說傳翼

降衷即天命之性恒性即率性之道緩猷即修道之教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可伐也滅仁愛之德而徒事殺戮之威以至於毒痛四海則不止失緩猷之責而已篇

內爾字皆指諸侯言，有衆萬方皆指民言。天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邊祭之失道可謂淫矣。天安得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未便遽說到祭亡。蓋天心仁愛人君，有冀其改悟者，祭惡貫盈無復改悟，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會編

袁了凡曰：滅德滅君德也。綏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詞，威與虐相應，懼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菜毒，螫人之虫。心古

董思白曰：作滅敷虐不可與綏猷反看。蓋其惡不止于不綏猷也。言如此則失后道甚矣。豈但不能綏猷而止乎？此正是他淫處罪處。○看來夏王數節俱把一天說于桀，則曰天道禍淫，天命明威，天命弗僭于已，則曰天休于伐桀，則曰昭告于天下，告諸侯，則曰簡在帝心，都歸之于天。此等處亦是自有關節照應，不可不知。新意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申瑤泉曰：肆字緊承上言，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明威即上降災以彰厥罪者，敢用玄牡三句，是不敢自尊而告乎神，聿求元聖三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乎人，戮力是資其智勇，請命者，民被荼毒，命已絕矣，故特請更生之命於天，庶幾轉危而為安也。湯之伐桀，所謂順天而應人者，於此可見。會編

王字泰曰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應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于天也要旨

陸實府曰元聖亦天生之聰明迪知天威者求之相與戮力有遑恐不克意傳翼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孚佑之也罪人句本孚祐來惟其孚佑下民故使罪人黜伏於南巢也天命指禍淫之命責若草木只是明白易見之意二句就罪人黜伏上見允殖者去荼毒之苦而各遂其生養之願也此則天之祐民者為益

與註數
兼不合

信而湯之請命於天者亦不虛矣會編

王字泰曰孚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而言夫夏王有罪而既

與申說
真

伏其辜萬姓無辜而幸蒙其佑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一毫之僭差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責若草木焉兆民信乎其生殖矣殖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之詞也罪人黜伏應前請罪有夏兆民允殖應前與有衆請命一向把桀與萬姓對說分明桀與民不俱存此處說得弔伐大義斬釘截鐵

要旨

陸實府曰責若句聯下殖字正影草木說傳翼

孚佑二字直根前上帝降衷說蓋民受帝衷以生民原以道為

命。允殖全是欣欣向道意。不單說生命。看下湯輯寧節。其肯自明。逆志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已受付託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言天之于我，豈但使之伐夏而已。實將使予任輯寧之責也。使字重看。輯寧應上綏猷意。兼養言不可分。貼輯者和集之而使無乖戾。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也。以一人對爾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茲字承上說。言惟其付託之重。此所以常恐得罪於天地而危懼之甚也。若墮深淵。正是形容其危懼之意。所謂憂愈大也。愈

字對上伐桀言。言昔命我伐桀。責固重。憂固大。今又命我輯寧。責愈重。憂愈大也。聖人之心。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如此。會編

王字泰曰：大意云：罪人伏而兆民殖。予之責已塞矣。今爾萬方不能釋朕。是天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也。則凡爾邦家乖離而不輯。搖動而不寧。皆予一人之責也。深惟付予之重。必能全降衷之理。盡綏猷之責。上順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然後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之所及也。要旨
董思白曰：輯寧邦家。須點綏猷在前。謂天使我一人任后道之綏猷者。以輯寧爾邦家。輯寧不分。方應綏猷。新意

陸實府曰和輯而寧之。只一意。此便克綏處。以一人輯寧。便未知得罪了。不必輯寧無狀。然後獲戾也。全在未知上見危懼。深字將字俱着力。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

宋羽皇曰俾予輯寧全在綏猷處。令君所以承天治民者分毫不合降衷之初。則便不堪。惟后之責。所以有隕淵之懼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有賴于群臣之助也。對上節以君道臣道看。蓋任輯寧之責者在君。而分輯寧之責者在臣也。無從匪彝。即罔失法度之意。不專指刑罰。無即怡淫。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意。蓋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怡淫則怠荒以廢輯寧。

之政。故曰無從無即此戒其所不可為也。爾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言守典承休者。謂法度必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盡侯職之所當盡。以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而使天之命我者。有以仰承而無負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託之意。此二句是勉其所當為也。會編

陸實府曰無從無即本危懼來。虺曰率典。湯曰守典。天下只有常道。匪彝怡淫不可常也。守典便是承休處。直與天命相臨保。覲體承當無媿也。傳翼

董思白曰天休自上天孚佑起說來。那就是天休了。蓋即上天孚佑下民而俾一人以輯寧邦家之休是也。如此則凡我造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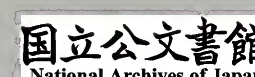
上就可點出天休了。看無從匪彝二句。則守典中宜入率循規矩敬共朝夕在其中。有新意。

天休天休不是人臣祿位之美。亦不是式商受命之美。蓋俾予輯寧者上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者人臣之典常也。要旨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申瑤泉曰此節至簡在帝心截以聽天反已二意看爾有善承凡我造那一節來罪當朕躬承俾予一節來言守典承休爾之善也吾豈敢以隱蔽而不宣獲戾上下罪在朕也吾豈敢因循而自恕其賞善其咎過皆簡閱在帝之心而不在我信乎君臣

不可不盡其道也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於道在予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治之也予一人有罪與罪在朕躬同言罪之在民者寔由於我而罪之在我者不由乎人則在我固不可不盡其道矣而分輯寧之責者獨可以為非已之罪而自諉哉此節大抵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中。會編
王字泰曰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朕之罪蔽即蔽賢之蔽不赦者前夏王有罪朕不敢赦罪當朕躬又豈敢自赦乎蓋或善或罪皆簡在上帝之心雖欲蔽且赦而不可得也○萬方四方就君道上說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爾萬方之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身萬方



之責。則凡爾萬方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為哉。論而至是。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湯之所以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也。要旨

陸實府曰。簡閱。朱子謂。歷歷數過。夫善罪如蒼素。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慊抱慚之地。即昭昭簡閱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在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可混。○一人之罪。只為萬邦不輯。寧非指君有失德也。無以萬邦者。不咎民之不從化耳。傳翼

宋羽皇曰。上帝之心。心即所降之衷也。與其衷合者。便為天之

直捷

肖子拂其衷者。便為天之戮民。簡在之意如此。

姚承菴曰。其爾萬方有罪四句。是申明罪當朕躬一語。然却合期望諸侯意。疑問

問其爾萬方有罪四句。輕重若何。曰。重在其爾萬方二句。下二句。特帶言之。以足上意耳。問業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申瑤泉曰。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三節說。忱者信其言而見於行也。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不必云君保國。祚臣保祿位。時忱。而曰尚克者。期望其必能也。有終。而曰乃亦者。深見其難致也。會編

王宇泰曰要緊在一時字時貫始終者也

姚承菴曰時忱者時時忱信而力行也

問尚克時忱君臣竝重乎曰勉臣意較多問業

尚書說統卷之十二

尚書說統卷之十三

伊訓

總旨○此篇作三段看首節本伊尹作訓之由古有夏先后三節先舉天人禍福以見德之當修而後訓王以烈祖成德之當法敷求哲人三節舉烈祖望後王修德之謀慮而又以天人禍福申戒之也緊論

王宇泰曰首節訓之本序通篇皆是明言烈祖之成德初言夏先后以懋德興後人以弗率亡正見烈祖之德當率也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立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縱欲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節降祥惟

應勸保其所以興也降殃墜宗戒蹈其所以亡也要旨

董思白曰此篇大意只是因太甲縱欲便是犯了風愆犯風愆

便是不能立愛敬而修人紀不能立愛敬而修人紀便是有愧

烈祖矣故倦倦以烈祖成德訓之新意

此篇訓王嗣德要在謹始故曰朕哉曰在初曰肇修皆始之義

也及論謹始又要在防微故曰有一曰罔小罔大皆微之義也

蓋敗度敗禮伊尹蚤見其微故纔勉以愛敬隨戒以風愆皆直

刺膏盲而痛切訓之謹初謹微是眼目逆志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

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申瑤泉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

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群臣祠于

先王二句告廟也侯甸二句臨群臣也臨群臣亦是祭所還重

告廟一邊通節重在告王上告王必于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

群后質之在旁故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修

人紀一節曰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起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

戒之于後也上是攝位之禮此句是告君之忠會編

王宇泰曰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變者

雖指修人紀六事而聖武之昭代虐之寬亦何莫非成德中事

問舊分伊尹祠于先王二句為攝而告廟侯甸群后二句為攝而臨群臣然乎曰不重此意此節只重在告廟與訓王耳烈祖與先王正相應通節大意只要見得伊尹當告廟之日群臣布烈之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庶幾王之仰瞻周視惕然感悟從已之訓而嗣德保業也問業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載自亳

申瑤泉曰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以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為戒也罔有天災三句平看觀亦字暨字可見禹以盛德而獲天休如此子孫弗率不能法禹之懋德也降災即是覆亡意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也言天之所以誅桀而假手于湯者以桀造可攻之釁於嗚條而湯修德於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此二句起下節之意會編

王方麓曰蓋示以天命祖宗之不足恃以見不可不嗣德之意不可以天命人事禍福平看蓋天命亦係于人事者方猶當也與于其相呼應言方其懋德則有天眷及其弗率便見覆亡正是天命不可憑藉處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

鬼神萬物之理。感應之機。在此不在彼。懋字內有進進不已之意。日記

問罔有天災三句。詞繁不殺者何。曰此三句乃是極言模寫天眷隆盛之意。如亦字莫不字暨字咸字都是語法。見得禹方懋德。天眷恁地隆盛。宜若可為後世憑藉。及其子孫弗率。而天遂降災假手有命。以見天命之果不可恃以為安也。最是感動嗣

王處。問業

將言烈祖故先以夏后方字。于其字語意甚速。如影響形聲。同時並到。逆志

罔有天災四句。○王宇泰曰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不可以

下二句作無災之寔。罔有天災者五氣各以其敘。三辰不逆其軌也。然不特罔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流峙各安其常。歆格各以其類也。不崩不竭。罔怨罔恫。然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生育之各遂而歡欣之交通也。親上親下。以遊以泳。要旨

袁了凡曰罔有天災四句獨不及人。此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蓋大而至難測者天。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難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曰。大旨

附山川兩句。即罔有天災之寔。以天為主。以山川鬼神魚鼈鳥

獸為証逆志

造攻王方麓曰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秦由其造作于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為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為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日記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所以得天下不在此

申瑤泉曰此承上朕載自毫句而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政言兆民允懷緊承說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伐戡定禍亂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後後來蘓之望心

誠懷服也會編

王字泰曰此節稱湯得天下之事以起下文太甲嗣其位則當嗣其德之意且不重在德上○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為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曰聖武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一怒而安天下鉄鉞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要旨

聖武袁了凡曰以武為武者衆人之武也以德為武者賢人之武也不殺而殺殺而不殺我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聖武也大旨

宋羽皇曰聖武者聖人之威勇智所發也布昭二字有力若說

做聖武布昭便倒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申瑤泉曰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嗣前人之德也德字不指聖武言罔不在初即慎終于始之意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始之道也立愛立敬猶云建中建極立標準于上使人有所取則也未說到人化上立愛于親內含不愆不忘善繼善述意立敬于長內含信任老成推崇耆德意乃切太甲身上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刑于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即是

終上立字之意會編

王字泰曰今王嗣位而為兆民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觀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要旨陸實府曰德字所包廣故曰罔不人心觀望之初則王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然要在自己身上做蓋愛敬者情也要於止至善之極使賢智不得增愚不肖不得損先須立個樣子瞽瞍底豫而天下父子定可謂能立矣直歸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也惟親惟長真見貽謀盡善而紹述之稽德稽謀而師崇之情識不能移外誘不能奪也始於二句正是立愛敬處在君身說不是建極可為民

語俱切
太甲

表意親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於一人不可行於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傳翼

洪南池曰後來太甲顛覆典刑不惠阿衡伊尹先見其微於此秘旨

董思白曰罔不在初甚有意蓋初則欲竇初開而尚易塞縱心初起而尚易除乘此初而謹之未有不可嗣德者立愛惟親言率親之攸行以防侈端是愛親之大者立敬惟長言聽長之箴言以防侈端是敬長之大者曰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正與下文先王節有關係蓋先王修人紀便是能立愛敬故能有萬邦今王立愛敬便是修人紀故能始家邦終四海始家邦終四海正

是舉先王所有之萬邦而化之者也新意

初始字辨初者嗣德之初初言時始者愛敬之始始言事逆志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申瑤泉曰此舉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
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修人紀為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
修人紀之實從諫弗拂者納忠言以扶植乎人紀也先民時若
者順耆德以倡率乎人紀也居上克明觀其寬仁臨民者可知
而君人之紀立矣為下克忠觀其蒙難進賢者可見而臣人之
紀立矣與人不求備此修人紀于用人之間者檢身若不及此

修人紀于處已之際者隨事而各盡其當然之道所謂修人紀也。以至於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業之道不越乎人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茲字指萬邦艱字通承上文講欲太甲思其艱以嗣其德也。會編

王宇泰曰三綱五常之肇修即立愛立敬之寔事吾王之所當法也。要旨

修紀之寔肇修之功有辨
袁了凡曰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然亦須看得細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愛敬是也。此所以為人紀也。桀廢棄而湯始修之。從諫六句正肇修之功。大旨
陸實府曰通節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做

說勝

所謂反之之聖也。積累之勤當在修德上說。蓋真積力行之謂若說締造似有利天下心矣。殫精極力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得修真個難得緊。茲惟字可玩。傳翼
肇修人紀從上立愛敬說來。茲字艱字指修人記不指萬邦遺志

附陸實府曰一節都是檢身如不及處。傳翼

宋羽皇曰人紀莫大于愛敬從諫時若敬德所推克明克忠孝德所推與人不求備愛之晉汜也。檢身若不及敬之精密也。承亂之後故曰修繼治之後故曰立非有二也。

亦似有理
附姚承菴曰成湯自任綏猷之責故尹首舉肇修人紀一語從諫弗拂以下則歷數其所為納諫者所為則善者所為治民事

君者所為與人持身者無一非聖賢之成則此天命人歸以至
于有萬邦也蔡氏認從諫以下為修人紀之寔似拘泥不可從
若呂氏德盛業廣云云本是過文語今講解家乃分檢身若不
及以上是盛德以至于有萬邦是大業殊可笑疑問

從諫二句○弗拂已見其若時若較弗拂尤深逆志
居上二句○上主靜故言居下主動故言為忠明原上下所難
在湯所遇尤難故兩着克字逆志

與人二句○與人不求備不專是使人必器之大凡與人貴寬
不寬則世無全人而吾有遺善故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也
見其取善廣而待人恕也至于檢身則不可以此自假此二句

分明相對以見其檢身之功兼內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其
心其工夫亦如此要旨○不求備無其事亦無其心若不及有
其心兼有其事逆志

弗拂有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諫者之天不知其從安
知其拂也此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遠矣傳翼

時若先民包古今人在內時若者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而遇
時雨也傳翼

克明正義云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先後緩急心正
理明自然旁燭奸不能欺佞不能惑易曰智臨大君之宜臯陶
曰元首明哉漢疏○明以德言心正理瑩不主照物說傳翼

兼照物
說克切
居上

尚書說

卷十三

克忠寔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離。而盡心以事。桀言。要
解。○忠者盡已之謂。湯即代桀。而吾道已盡。無媿人臣之心。傳
翼

不求與人作取善說。不求備非。恕也。匹夫不盡明。主罔與成功。
舍已樂取之量。然也。傳翼

若不若字從檢字上說。愈檢點。愈見缺失之多。視密若疎。有追
無可及者。傳翼

敷求二節。○陳氏曰。兩節大意。以後嗣于人紀。不能保其常修。
故求哲人以輔之。人臣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盡。故立官刑。以儆
之。一是任人。一是任法。然須相連說。嚴于有位。正所以嚴于後

嗣。不重在儆臣上。大全

王方麓曰。古之聖王。不止為一世之計。莫不有所以貽其子孫。
何以貽之。曰德。曰典章。曰賢才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
後之君不然。自謂有所貽。其所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夫有
其德與人。以貽之。使其子孫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况貽之
非者乎。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位難矣。故又
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陷喪亡之轍。為臣者。不敢犯
不匡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俗說以為恐哲人之怠于輔
而儆之。謬矣。日記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申瑤泉曰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天下之遠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陷于縱欲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會編

王宇泰曰哲人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幾者後嗣即前嗣厥位者不專指太甲敷布也布求猶旁求也即立賢無方要旨

董思白曰先王之意以今此所貽之萬邦非艱不能得之亦非艱不能守之惟哲人知艱後嗣保邦之所賴也故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或世代相繼則以輔已之老成練達者而俾輔之

新意也或世代綿遠則以後進之英敏特達者而輔之也要有含蓄

陸實府曰以先王之聖積累非一道而資人居多曰弗弗曰時若曰與人况嗣王目不睹艱難可無輔乎傳翼

附後嗣嗣德而非嗣位哲人稽天稽古之人俾輔後嗣欲後人惟先民時若也故敷求不是多求正以哲人難得欲敷求耳此尹分明指已

上亦不是成湯得天下之艱此亦不說成湯慮後世之遠總是先王自毫肇修貽後嗣以德貽後嗣以人貽後嗣以法無非成德艱難所在為子孫者義當嗣其德聽其人守其法耳重後嗣

不重成湯。逆志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達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申瑤泉曰此是立治法以傲乎臣亦是維持人紀之意無非慮天下之遠也對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佞人從而敗之德何由成故復立法以傲之也官刑指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比頑童是好人之所惡故曰亂風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廢壞也喪國家雖指邦君卿士其

寔借言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况天子乎天子而犯此風愆則凡有位者皆當盡言直諫苟不匡救則必有墨刑以加之也然不惟傲之于有位之臣又訓之于蒙養之士凡風愆之戒不諫之刑詳悉以訓之也不匡其刑墨是欲其正君子今日具訓于蒙士亦欲其正君於異日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刑以防其失禁遏其縱欲之私心也會編

逐字洗

陸實府曰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汨於中而不自知萌於幾微動於四肢移於四海無形無影薰盪而無極矣而犯此風者大都有敢心也娛心志悅耳目色色當前偃然而憑之之謂敢順

尚書言解

卷十三

七

則喜。逆則怒。種種橫行。警然而恣之。之謂敢。敢則何所不有。有則何所不至。敢之心一。而有之風十。一室之內。萬舞千謳。常酣於諛浪。是正人爲誕妄也。故謂之巫。財色之盛。狗馬之娛。卜畫卜夜。盤遊而無度。是明人爲蕪事也。故曰淫。古今君子。若枘鑿。嬖人狎客。如膠漆。於是聖反狂。忠反佞。老人反疎。頑倖反習。奸惡拂人之性矣。故曰亂。以此風天下。其壞人心。頹世道。可勝言哉。愆析之而十。合則成風。風行之而三。而合之在身。其門多則易中。其類廣則難攝。可或有於此乎。喪亡全在風字上。然先王不禁嗣王而責臣下者何也。所謂當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卽昏主亦竦然。故嚴之君。不得不嚴之臣。而儆在臣。正以儆在君也。匡非旣失而求也。直從宸衷動念處。剖其由敬入驕之機。墨貪刑也。以貪位而隱忍。致君喪亡。與以貪貨而耗國膏血。一也。然當膺仕以後。爵祿薰心。故刑以奪其貪昧之私。當蒙童之日。世味未染。故豫以養其梗直之性。今其仕途未涉。而立朝之氣節已培。縱使老成易凋。而繼起之忠良未艾。不匡且有罪。况陷其愆者。蒙士且教之。况當其輔者。正見匡不可已也。傳翼袁了凡曰。重在儆戒。後嗣上。使繼世之君。觀此法者。凜然知哲人之不敢默。而治心圖政之道。誠當一聽于臣矣。要旨王方麓曰。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夫以欲而難自克之心。加以縱而莫齟齬之勢。三風十愆。安知不盡爲之。伊尹蓋見其

微。故言之切。夫人情受虛而護寔。事將然而未然。折其萌也。易。太甲雖一時未能聽。而卒致思庸。由入之先也。此伊尹所以善于納諫歟。○成湯垂戒三風十愆。與大禹二十四言之訓同一旨。而其設臣下不匡之刑。尤為至慮。異時太甲狎于弗順。果左右導之。意者斯時伊尹亦已有所指。而未明言之歟。訓之豫。又至于再三。而王未克變。尹乃營宮于桐。不使狎于弗順焉。此豈尹創為之。夫固成湯付屬尹之意也。夫固成湯制官刑之意也。

日記

董思白曰。一字最要別。

正義曰。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

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有時為之。而不可常。故三事特言恒。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以歌舞為巫風。過而無度。故為淫風。愛憎乖錯。政必荒亂。故為亂風。風字是人效尤之意。漢疏

制官刑以求諫。即從諫弗拂之心也。其間所戒遠耆德。即先民時若之心也。揆一

臣下不匡。指天子說。具訓蒙士。是又儲養哲人。以待後之求。通志

朱子說臣下不匡。指邦君大夫之臣下說。備參。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申瑤泉曰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申戒之也祇厥身欲其體于身而不忽念哉欲其識于心而不忘聖謨嘉言皆就風愆說經畫于聖人之心故曰聖謨告戒于聖人之口故曰嘉言洋洋者廣大悉備之謂孔彰者明白簡切之謂二句皆贊美之詞正見其當敬念之意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為善為德不能敬念而犯風愆則為不善不德降之百祥如罔有天災之類萬邦惟慶即咸寧之意反墜厥宗而言人心得而基業固也天命人事之禍福如此為嗣王者其容以不敬念哉上言人紀而此

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無不修也會編

祇厥身王方麓曰祇厥身言當以三風十愆敬之于身惟恐萬一有之也日記

勝則說

湯義仍曰致嘆言嗣王于風愆之戒一或蹈之其自視此身若何其敬厥身無萬一似之也蓋不輕視其身則不敢以身試敗亡之事矣王其心念之無忘哉家訓

真西山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字乃治三風砭十愆之藥石也大全

與湯說

大凡亡家喪國之人以小樂貽大禍一愆易百灾皆由不敬其身而不敬其身之人褻其身為風愆之身又由不知其身為家

尚書說文 卷十三
國天下之身。祖宗法度之身。故欲王念。念哉重。念則心心提省。時時提省。事事提省。必不敢有一于身。雖有喪亡。安能及我。逆志

陸實府曰。念正是祇處。傲省思念。恐過不及。覺而深。惟其故也。工夫全在念頭上着力。以此風愆而籌度於心。謂之聖謨。包理弘而含意廣。故曰洋洋。以是大謨而發風愆之戒誥。卽嘉言也。一言一動。無不戒到。指人心受病之源。燭狗欲易危之故。如別蒼素。何其彰明之甚歟。然是謨訓者。參之天道。民心而默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惟上帝以下緣天以傲之。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奈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則天心之應

人。尤甚於人心之感天矣。蓋通興通廢。上帝不常。而降祥降殃。善惡一定。善卽德也。人主無不可爲之善。當不遺於纖微。祥卽慶也。邦國無不可致之祥。當必始於細行。小善何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卽墜。而忽小之一念。便至墜宗。註增積字反寬矣。傳翼

先儒原
未嘗分
天命人

玉龜齡曰。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爲常也。作善者。善氣與之。湊泊。故百祥降焉。作不善者。不善之氣與之。湊泊。故百殃降焉。夫積善成德。惟在爲之不已。初不計其大小。小善必爲小惡。必戒。則德成于身而不自知矣。箋註

尚書說文

卷十三

七

祭定分。故此將禹祭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祭苟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為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祭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這灾祥。雖分善否。却亦不論大小。若善即小亦好。不善即小亦不好。拈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遏。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逆志善與德。或謂說得廣。謹風愆。特其一。或謂當就敬念風愆。說俱是。緊論。

問舊分上帝不常三句為天命禍福。爾惟德四句為人事禍福。然乎。曰分不符。天命人事。原不是兩件。惟作善而降之百祥。故不可以謹風愆為小德而不為。萬邦之慶。積于小。惟作不善而降之百殃。故不可以蹈風愆為小惡而為之。厥宗之隆。不在大通篇意思。摠是論天命之無常。以勉人盡人事之意。如何將天命人事分說得。問業

王字泰曰。宗即宗廟。此時在廟中。對群臣以訓。王故言萬邦。謂不惟一人有慶。而侯甸群后亦蒙其慶。言宗以不特萬邦離德。即今日所祭祀之宗廟亦隆矣。

命人專心歸野問業
無篇意思。然具篇天命之無常。以使人盡人專之意。故曰。維天
割之百。始不可。以。阻。風。發。為。小。惡。而。為。之。烈。宗。之。烈。不。亦。大
不可。以。蕪。風。發。為。小。惡。而。不。為。萬。准。之。變。資。于。小。卦。卦。不。善。而

尚書說統卷之十四

太甲總論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書名
太甲。以悔過之人為主。示萬世人君處仁遷義之法也。要旨
太甲嗣德之初。道在謹始。先王顧諟明命。先王昧爽不顯。皆言
起手工夫。太甲悔過之後。道貴圖終。先王惟時懋敬。烈祖無時
豫怠。又言不息工夫。總從朕哉。自毫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
發下。逆志

太甲上

總旨○此篇分三段看。惟嗣王不惠三節。因太甲不順已訓而

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惟庸罔四節因太甲忽已之書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未克變三節因太甲不能因言改過而遷桐以致其允德之同于烈祖也緊論

通章以不惠罔念未變作截段段尹與先王並舉不惠是全與尹咈罔念聞尚猶以規為瑱至未克變則其悔機已動矣見伊尹之訓以漸而入太甲之習氣亦以漸而輕逆志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申瑤泉曰不惠以上篇事說稱阿衡者賴之以相保倚之以為平見嗣王所當惠也會編

王宇泰曰太甲即位之後既作伊訓矣又作肆命徂后矣則伊

尹忠諫亦多矣而太甲不順又有此篇首節推伊尹作書之由欲其嗣祖德而不嗣欲其念祖訓而不念所謂不惠也以阿衡言者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也然所以不惠阿衡者非恃之則忽之也故作書兩條一則推今日得天下有賴于臣以儆其所忽一則舉古人保天下無賴于臣以破其所恃要旨謂之曰保衡便見得托孤寄命天下倚平責鉅任重在嗣王固不可不惠而在伊尹亦不得聽其不惠也問業所倚為平曰阿衡疑問

前尹在廟口陳恐王聽未審故用作書令反復觀省其口陳不已而用作書作書不已而營桐宮皆伊尹無方之教逆志

作書二節大意○尹訓王凡兩作書此書在不惠之後恐王於已非忽則恃故兩提尹說躬字宜帶下讀是身親之意言已躬克之而又躬見之也以見王不可不惠已逆志

姚承菴曰太甲資性本是好的但生於深宮長於婦寺習為遊逸事不知祖宗基業從何得來天下幾務若何經理將伊尹倦倦訓誡且放過不以為意故伊尹作書首揭顧諟明命一語令其警惕隨將夏嗣之罔終者昭示鑒戒責其祗爾厥辟非太甲恃尹足任天下之重我且縱逸欲若齊桓公之所為伊尹乃以相亦罔終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凡尚論須知其人始得疑問

有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申瑤泉曰此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所重也顧諟兼動靜言天理隨處而流行此心隨在而有見靜而存養固澄然視于無形動而省察則躍然昭于有覺所謂顧諟明命也以字承顧諟說來祗肅之心即此顧諟之心達之也不可以明德恤祀平看蓋分之雖有明德事神兩樣總之一敬德而已故下文只曰天監厥德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雖是有天下與安天下亦須串說撫綏內以綏猷輯寧

等事講與宅師相應。左右厥辟宅師者，輔君以安民也。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不承基緒者，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衆也。肆字緊承說。先王創業之君，又有伊尹開國之臣，故嗣王得以席其餘蔭而承此無疆之業耳。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躬而不聽哉。會編

陸實府曰：明命卽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反靈明而必顧天明命。蓋吾心卽天求之心，則空空無可捉摸。故顧諟天命，不著色相，不落空寂，有覺便真，而獨覩賦畀之源。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瞻承於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命便二物，只舉念是命，恍在心目，不可違耳。祇肅乃顧諟中一

不可說
一節工
夫

節工夫，凜儼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理所爲祇肅也。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諟之心，若又有祇肅奉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監者顧諟之極，天心與湯合也。撫者除殘去暴，綏卽綏猷，撫而綏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惟尹緊承說宅師承撫綏來，丕承者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傳翼

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昭靈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勅命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念相依，謂之顧諟。以承二句，只是顧諟于無間，見其無往不敬意，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天地百神之靈，卽明命之不昧，祇肅承

尚書論疏 卷十四 四
奉之念。卽顧諟之不違。再無二事。總言能敬德也。撫綏萬方。猶云萬方爲其撫綏。而有天下耳。不是用力去綏之。佐辟安民。一直意。戡定禍亂。旣効勞于集命之初。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須兼此二意發揮。參袁杜說

顧諟明命。是湯明德修身事。以承三句。是湯出政臨民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皆明命之所著見。其罔不祇肅。則顧諟之寔用力處也。故着一以字。接下惟湯常顧諟。所以已顧則天監。而昇有萬方言先王之辟。以此此段極重。惟尹躬克以下。與西邑夏五句。不過謂已卽嘗有左右贊襄之力。然終不足恃。而其克畢竟在王也。逆志

姚承菴曰。伊尹作書之意。蓋謂湯若是其祇肅。尹始克左右宅師。嗣王承此基緒。視已然事。夏後嗣一不如前。便到沒結果處。可不重爲戒哉。不祇厥辟。卽忝厥祖。奈何其不深念也。尹意亦只如此。非破其所恃之說。疑問

舊說首節專重尹不可忽一邊。新說此二節專主勉其法祖。戒其忝祖說。愚謂勉其法祖。戒其忝祖。是大主意。做其所忽。破其所恃。則其中寓意也。羽臣氏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申瑤泉曰。自後視前。故曰先見。自字作由字看。周字意謂寔心。

寔行無少虧缺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人而貌敬正士也。有終是享國長久之意。惟終是與國咸休之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字。祇厥辟指忠信說不辟則罔終而忝厥祖不能保其基緒。雖尹躬亦將為罔終之相矣。會編

姚承菴曰先見西邑夏四句直說下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語。○夏後嗣王之相決不是個好人。未有良相肯佐暴君者。尹因太甲狎于弗順故出此語耳。講解者謂君累其相失之矣。疑問

陸實府曰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着力。若作保祚說淺矣。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功。惟字有力。

亦見

此迺代終之終若作祿位則看小伊尹了。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後欲圖終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哉。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寔相之終否。係君何如。祇字根戒字來。卽顧諟祇肅之。祇不辟猶言不盡君道。便忝祖不必敗亡。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傳翼

周字王字泰曰周兼心政說不必拘定忠信大抵是咸備罔缺之意。要旨

周非忠信。上節所謂常目顧諟罔不祇肅而咸正罔缺卽其周也。亦左傳以周事子之周言有終也。有終二字正足明自周。志

與陸說

王惟庸罔念聞

申瑤泉曰罔念聞指上兩節言此節為下張本會編

姚承菴曰視為庸常便不加之意藐視其訓矣疑問

前欲王祇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祇辟又罔念聞罔念作狂幾甚可畏故曰王惟庸逆志

乃言三節總意○王方麓曰三節皆口陳之辭首節述先王為善之勤慮後之遠而深戒之也慎乃至攸行正無越命之事惟朕二句則舉無越命之效以期之也日記

上作書首說先王結說厥祖此口陳亦首說先王結說乃祖皆重在湯即曰尹曰朕皆是伴說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申瑤泉曰昧爽正事物未接全體澄徹之時不顯者洗心退藏擴天理于方見遏人欲于未萌也就心一邊坐以待旦亦是昧爽時急于力行不遑寧處意就事一邊湯之勤于為善如此然猶以為吾之德能修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修能行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其心猶有歉也于是旁求俊彥以啓迪之旁求者遍求于天下啓是開而發之屬知迪是順而導之屬行亦要舍敗度敗禮意如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之類先王之慮後又何其遠也命是求賢啓後之命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

是顛越其命矣。曰無者戒其不可為也。會編

王字泰曰昧爽二句串講。摠是修德不可分。修德行政兩平。看不顯待旦。皆于昧爽時如此。不顯靜時工夫。就心言待旦。雖着動邊欲行。事上說。但欲行之急。還未見之于行。總要見孜孜為善。不違寧處之意。○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不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反覆言之。不出此二端者。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二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要旨

陸實府曰。是模擬成湯進德景象。昧爽不是夜氣之說。湯豈有枯亡時。而待平旦始洗濯耶。聖心昭明。無時不惕。當昧爽時。萬籟俱寂。呈出本來面目。此時非可着力。但覺塵滓一洗。境界一新。是顧諟得力處。顯者呈露之謂。丕者萬念并歸。所謂全體也。待旦不是急行。蓋清明之極。惰行不得而乘。試想明發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恂慄嚴毅。不容頹然安枕的意思。此極狀不顯神境。本文無行字。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違寧處足矣。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謂我德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曰旁者。蓋正止一路。旁則無方也。命照不顯說。即天之明命也。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

越傳翼

先王顧諟明命。通晝夜而知。無晝非旦。無旦非夜。亦無夜無旦。晝如此則太甲又將何處下手。甲敗度敗禮。旦晝牯亡。即其罔念而幾希之性。幾不存矣。故尹於此乘其旦氣。判與聖狂。從中急提先王昧爽丕顯。與作把柄。令渠鷄鳴做起。此尤妙於啓迪之微機也。坐以待旦。即此是行。即此是顧諟工夫。若說待旦行之。又空隙矣。湯既以身爲子孫法。又以賢爲子孫輔。本足保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是甲自覆。非先王也。言甚感發厥命。是啓迪後人之命。厥字自字亦相照。逆志

姚承菴曰。昧爽二句一直下。不必分心與事。啓迪即開導引掖

之意亦不必分知與行疑問

解命字

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說。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說。還指明命爲長。夫不能丕顯。則明命顛越。是覆亡之本而已矣。日記

董思白曰。命斷就明命說。有根據。予因細玩此篇。惟先王顧諟明命。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則顧諟信可以德天下。亦可以保天下。若越命必至于覆天下。前後之相關應是如此。新意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申瑤泉曰。此深救太甲之失。正毋越命自覆之事也。二句一直意。懷字工夫在慎字內。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也。儉非但節用。

是守約而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兼身與事言。蓋敗度屬事。敗禮屬身。宮室遊畋。出入起居。皆是永圖。就國家說。非是儉德之有永。蓋凡以奢儉失之者。皆安于一時之樂。而不知長久之謀者也。惟儉約自守。事必遵乎常度。以制其逸欲之萌。身必要諸禮法。以遏其縱肆之失。念不在一時。而在終身。不在目前。而在後日。上思以延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以貽子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于顛越。而覆亡可免矣。會編

王宇泰曰。既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人。主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驕侈之病。千人一同。太甲以中人之資。故雖以成湯之家法。保傳之得人。而不能免焉。忽于儉德。而不知懼。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邁。然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動。儉于用。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之福也。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圖即謀所不覆其命。所謂有終者也。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也。欲縱之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矣。故須自其根于心者而謹之。要旨

姚承菴曰。惟儉一言。終身受用不盡。子孫受用不盡。天下國家受用不盡。最是美德。然非中心把持。有不覺其放者。故特下個慎字。慎此儉德。則不為一時計。為終身計。為子孫計。為天下萬

世計自然不淺小矣。惟懷與慎字正相應。然工夫通在慎字上。
疑問

真西山曰：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大全

陸實府曰：人情惡拘檢，談儉於繼體之主尤難。故下個慎字，永

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慎儉德的門路。儉中自有無

窮受用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故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

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迺一
時纖嗇之私，豈得為慎。 傳翼

太甲侈然自放，故藥以儉德。懷永圖即其慎處德。貼乃說尤警

省。蓋上言王嗣厥德，德似湯德。若令取必于湯，此却不說厥德。

剔省

諸說著
力在慎
此說著
力在懷

說乃德直令取必於己，以見前所云嗣厥德者，非先王之德。欲

王慎己德以嗣先王耳。王猶未變，故下有桐宮之舉。逆志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懼

萬世有辭

申瑤泉曰：此慎德之所從事者，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若字承

慎德來，言人君之慎德如虞人之射，往字輕度是射中自有一

定之法度，欽厥止二句，所謂省括而後釋者也。止者事事物物

各有禮度是也。欽者肅恭收斂，使道心為主，檢身而不流于欲

制事而不失于縱也。攸行即上文丕顯而急于行者，其檢身制

事動合禮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如其所以檢身制事者也。

欽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祖攸行則已然之度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永圖之功既盡真若虞人之省括而後釋矣惟朕二句是以效期之皆含無越命意會編

陸實府曰正是慎儉懷永處省度者變通之妙存乎心一時之意氣可奮而不易之法難循度者離四方而處中央之地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於迅而莫留之時諦觀其正鵠何在而出自中程矣不省則儉或意見之私慎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特提省字舜之安止尚省其事之安欲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看落人主一發念則宗社生靈體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

重省特見

所行的事件件都禮義之成法得所止之標準也本有主之精神以體先朝之成憲由已效之芳轍以密內斂之工夫此二句一直意止有不遷之義而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是虞人省括于度而發自然事事合宜而得所止矣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懌為宗社幸為生靈幸有辭所謂永圖也不是稱譽傳翼

姚承菴曰若個是度吾心之所當知者是已若個是止乃祖之所已行者是已此是一串語從上說將下也得從下反將上也得註立本致用之說恐多添註脚不敢從疑問若虞二句是形容其慎德永懷模樣非譬喻也問業

欽厥事物各有當止之處所謂止也此止在吾心本天然自有
止解。中發之無不中節者惟心不欽敬昏昧而不知求放肆而不
能守此止之所以或失耳故伊尹特下個欽字欽則明自知其
所止欽則一能止其所止更無毫髮差謬文王止仁止敬止孝
止慈止信必本之一敬正此欽止之意疑問

率祖率乃祖攸行非於欽止外復有所率也先王顧諟明命罔
不祇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何時而非欽止何事而非欽止一
率而行之欽止在是矣疑問

王未克變

申瑤泉曰此史臣敘伊尹不得已而行權之由不變者敗度敗

禮之如故也

陸實府曰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尹言不能無動但習
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殆非語言所能動矣傳翼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申瑤泉曰此伊尹私論之辭蓋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王不聽
則知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故不得已
而為遷桐之舉所謂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茲字指欲縱言習
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之意其訓承斥遠儉人親近湯墓兩
意來此正訓之道也會編

以一常不變論性。昉自成湯。若合言性習。則又始于伊尹。然尹不言性與習成。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憑習為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即性之妙成習之流。因習之流障性之妙。此蓋論性於知誘物化以後。而非繼善之初也。若論厥初。習雖不義性無不善。尹營桐宮密邇先王。正以習之于善。善亦習也。此太甲復性之功夫也。逆志

姚承菴曰。初時伊尹訓誡。不過一齊之傳耳。弗順者環繞其側。能勝衆楚之咻哉。營于桐密邇先王。所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臨之在上。奚啻師保之承質之在旁。無煩左右之誨。蓋一密邇而其訓具在矣。且狎佞無從進其說。訓誡日可省于衷。雖欲

不終允德。有不可得者。曰密邇先王其訓。真萬世忠愛之至語。疑問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申瑤泉曰。居憂下入兩意。與上其訓意一般。克終允德者。善念以生。舊習以革。自然自艾。處仁遷義。寔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言之。○徂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墳墓爾。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為幽而奪之位矣。會編陸實府曰。王在喪疚。亮陰三年。即不狎不順。可無居憂乎。且尹能使之居桐。能強之哀慕乎。可見納約自牖之妙。乘其必有居桐之事。因其哀慕之衷。而以善心感之。所以能終允德也。夫居

桐亮陰宜居也。奉迎歸亳終喪宜歸也。抑有疑焉。萬一王不終德將迎乎。抑不迎乎。尹能盡者臣道不可必者主心也。非太甲孰成尹之高。傳翼

克終允德俱尹口中語故史括為文以承上起下。逆志

太甲中

總旨○此篇作三段看首一節記太甲終喪而尹奉之以復位作書一節慶太甲終德之美王拜手五節答太甲圖終之美緊論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申瑤泉曰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歸

見得桐宮之遷非出于不得已也重終喪一邊必于朔者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之也。會編

曰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要見前時之從凶服也。疑問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寔萬世無疆之休

申瑤泉曰民非后二句重下一句觀註尤字可見蓋泛言君民之相須者以起下意言太甲不明于德之時民幾于無君而君幾于失民矣幸而天眷有商陰誘嗣王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始雖敗度敗禮終則處仁遷義而克終厥德以至君得以辟四方民得以相生也俾字重看萬世無疆之休者言

君民相與上下相安自今以至萬年常得民而為君也伊尹致
 喜懼之意亦欲太甲深省前日之所為而謹之于後其意深矣
 ○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
 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而桀
 終不改則太甲悔過豈非天耶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為之孫始
 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為之子皆天也會編
 陸實府曰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
 克終喜之極故歸功于天然懼意深於喜萬世無疆找足克終
 意一時悔艾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之非慶幸
 之辭也傳翼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
 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申瑤泉曰此太甲致敬于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德者吾人所
 以肖天地以不明故不肖也欲敗度三句即不類之寔敗度敗
 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
 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言其理下當補縱欲速戾自
 作孽而不可逭意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
 聞未克變是也匡救之德即繩愆糾繆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
 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

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會編

古者尊師重傳故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拜手稽首

三篇止此一節是太甲悔過受訓之言字字痛切而天作自作

四言遂為古今明鑒逆志

不類尹訓太甲一則曰顧諟天命再則曰昧爽丕顯全望其明

德以類湯也太甲不知進于明故今始自悔云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疑問

欲縱多嗜欲者必求其遂不知法度之當循樂放縱者任其所

之不知禮節之當檢疑問○欲字淺縱字深度字粗禮字精欲

至于縱則始猶壞一身之法度究必至戕此心之天理宜六字

合看指遠

初終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為始故以歸亳之後為

終若尹荅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為始以元良邦貞為終若究寔

則此弗克於厥初與前罔不在初皆即位之初後終始慎厥與

終始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慎終于始與始于家邦又作事之始

逆志

修身四節總意○王宇泰曰此下皆荅其圖終之意首以明后

期之次以明后如先王者示之次則欲其懋德以法先王末節

則舉懋德之所從事者而深望之也要之慎思即懋德之功懋

德即修身之寔能修身則可以同于先王法先王即可以當夫

明后矣。功夫全在修身。要旨

尹荅圖終。多言慎始。故修身四節皆慎始事。至下申誥方及有終。然猶終始連舉。直至勉以常德。期以邦貞。而後王之所圖惟者始遂。當亦無時得歇手也。合中下篇觀之。分明申語與此拜手稽首皆一時語。未可以篇為斷也。逆志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申瑤泉曰。修厥身是嚴于自治。允德協下是誠能感人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處。無工夫。協下只帶允德說。惟明后者。言是道非他人能之。必其智由天錫。洞察乎修己治人之方。天德王道之蘊者。然後能之也。明字內括本文意講。會編

王宇泰曰。太甲悔戾于厥躬。故尹以修身告之。即遵禮度而戒。縱欲是也。允德者。不徒悔過之言。而寔為圖終之事。使身之所修。自內及外。無不寔也。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允德本修身。協下本允德。流水帶下。無工夫。德就臨民發用說。惟明后者。言此惟明后為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惟明后能如此。亦不可謂如此。斯謂之明后。○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要旨

王方麓曰。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天下之仰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寔德。昭著四海。臣民之心。豈易厭服。故修厥身。至德協于下。乃為修身之至。日記

陸實府曰修者治而去之從前積習非猛力刻削不能洗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於純粹也允德雖無工夫然得於心非一時之感發也有諸已非悔悟之虛言也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而行道有得德便是寔不寔不可為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修身說默體之即境見民物之精顯出之隨處皆修治之力人君合四海成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昭合無間方可滿身之分量而完修之工夫非誠能動物之謂也

破舊說

問修厥身是勉嗣王如是做否曰此只是泛論明后之事至王懋乃德二節方是說到嗣王身上勉他如此去做孝恭聰明以

懋德正修身寔處也問業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隣乃曰猷我后后來無罰

申瑤泉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正見其為明后也困窮之民而愛之若子則愛之者誠湯之允德可見矣言允德則修身在其中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本國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隣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會編蔣同春曰先王之德無所不允子惠困窮自其誠於愛民言之也縉論

陸實府曰舉困窮以見平民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有

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後一節以足民悅意友
邦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湯仁而后之可
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也

傳翼

董思白曰此節輕所以能如此者由先王懋德無時豫怠懋德
無豫怠如前篇顧諟明命昧爽丕顯便是

新意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申瑤泉曰上示以允德協下之君使知所法此正欲其懋德而
取法乎湯也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協
下者在是矣首句斷切太甲身上講謂當勉于修身期于允德
凡多欲以累其德者防之必力縱肆以荒其德者閑之必至恒

以不明于德者自傲而母以克終厥德者自恃也烈祖內以顧
諟丕顯日新又新入講視烈祖之所為而無一毫之逸豫怠惰
二句一串說末繳云王之法祖以懋德如此則施之而為子惠
之政達之而孚遠近之心又焉有不如先王者哉

會編

王宇泰曰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之而可期其至視乃烈祖
欲太甲以湯為的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為心烈祖之法為
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豫怠不必逸
欲只悠游懈弛便是便與烈祖不相似矣乃德指太甲初新之
德也悔悟之初此心易蔽故欲其勉之不曰乃祖而曰乃烈祖

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業之祖也。湯之子惠本于父德。故王之懋德。須視之。須看時字。一時稍息。即非懋德矣。要旨

陸實府曰。勉強行道。德日起而大有功。使爾到此。似進不得而越。要強進。烈祖一生精神。淬於勤勵。直當以勤惕。接其心源。視即顧。謀欲其常自在之。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日。

真註異

新來。此豫怠亦說得甚細。從懋德中覺出。非請息願畫之謂也。意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所難赴。便為淬勵中一頃之渝。先王待旦。只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要看時字。傳翼

前言慎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為王德。祖亦王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遠。懋德比慎德加功尤密。蓋慎德因其欲

縱而勉以慎。懋德是又因其悔過知慎而勉以懋。無時。豫怠。湯心法亦治法也。逆志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申。瑤泉曰。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恭。視是視九州之休戚利害。視欲其遠。則當思夫明明者。旁燭于無疆也。聽是聽百官之謨謀。獻納聽欲其德。則當思夫聰聰者。聲入而心通也。夫思孝思恭。則立愛立敬。

之體具。惟明惟聰則作哲作謀之用行。王之懋德如是則身修而德允。足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德。而明君之事業在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竭左右之初心。以承順王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懌者在。是何有于厭斁乎。太甲資伊尹以圖終之益。而曰匡救。伊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而曰承休。一是謙退之辭。一是期望之辭也。此節四事皆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棄師保。非恭也。昵于群小。非聰明也。故乘其圖終而以此告之。會編

人心惟思最神。思以作聖。故心不可使瞬息昏昧。思亦不可使瞬息間斷。太甲不明。正坐不思。若思恭思孝。思聰思明。隨處運精。更無昏昧。即先王顧諟明命。不顯待旦。當不是過。逆志

新彙稿
主此說

陸實府曰。奉接遠德。就是孝恭。聰明處。要反求所以孝恭。聰明者何如。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時不放耳。只說孝恭。此亦勉強可行。惟奉之接之。觀體承當。而思其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可以成矩限者。從力行上思。非空空懸想也。思與惟。有別。惟真明。不可蔽以隱。而無達不徹。惟真聰。不可禱以私。而無德不收。達者明之體。德者聰之寔。言最難辯。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須辯出有德之言。而聽之。故曰聽德。聰明指性靈言。孝恭明聰。王休也。無斁是有終意。王無怠則尹無斁。相承之辭。隱然以匡拯自許。必孝

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言承。雖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

可斃。尹且無斃。王可斃乎。傳翼

與陸說合

思惟字解姚承菴曰上二句重二思字。下二句重遠字德字。細嚼本

文自見得。若訓惟為思。遠字德字便說不痛快了。且上既已用

二思字矣。何輒弄巧。變用二惟字耶。疑問

尚書說統卷之十四

尚書說統卷之十五

太甲下

總旨○此篇作三段看。首三節誥以盡君道之在乎與治而言。先王之治為當與。若升五節誥以與治之事。而期之以功效。末一節誥以戒與亂之失。而因以欲去之志示之。蔡論

王方麓曰申誥者。蓋上篇既告以圖終之道。而此又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通篇以敬仁誠貫之。首節申上懋德意也。二節三

節申前視乃烈祖之意也。若升高五節申前修身協下意也。末一節申前朕承王之休意。日記

姚承菴曰尹前所訓誡亦已至矣。猶為未盡也。復申重其辭。故

曰申誥非某段申前某句。若今講解者之牽泥也。疑問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君淺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瑤泉曰。申誥承上篇圖終說來。敬就祝聽言動說。如修己以敬之敬。仁就行政上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誠就祭祀上說。天位

艱哉。承上三者言。當重看。蓋人君一身上。焉為天之所付託。下焉為民之所奉戴。幽焉為百神之所依歸。必敬則天可親。必仁則民可懷。必誠則鬼神可享。否則不免于喪。天慢神虐。民之咎而無以為天民百神之主矣。其可以易而為之哉。會編

王宇泰曰。惟天以下。是歷言君道所當盡。末句是言人君不容不盡之意。皆泛言。不可指太甲說。勉太甲意在言外。○惟天六句。雖不可說出難字來。然言外要見他難的意思。方與末句合。二克字一有字。須重看。○天位艱哉。是歎詞。詠歎中寓責難之意。舊就用功說。言人君當致其艱以求盡其責也。如此意味短矣。此節以嗚呼發起。是歎詞無疑。要旨

表了凡曰天民鬼神雖三段平說其民與鬼神對天不過因前
 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厥躬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告
 之而併及民與鬼神也末句亦說天位艱哉可見惟天為重言
 天便該得民與鬼神矣下文引先王亦說敬而不言仁誠說上
 帝而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蓋專言之則包二者也惟天一
 段文法原與下神民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
 民罔常懷猶懷之也鬼神無常享猶享之也但無常耳若天眷
 直曰無親則無常又不足言夫天為民神之主懷享皆從親出
 難諶若此位豈易承故總之曰天位艱哉逆志

董思白曰惟天無親六句要切太甲事方像圖終意如云今雖

皇天眷佑矣未可必其終之常親也蓋惟天無親云云今雖辟
 四方矣未可必其終之常懷也蓋民罔常懷云云今雖袞冕告
 廟矣未可必其終之常享也蓋鬼神無常享云云新意
天親王方麓曰天之所親者敬何也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
二句宰曰心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人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
 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在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
 靈也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克敬
 如此則天親之矣日記陸實府曰惟天不說常字日監顧諟則
 天在焉單要我去親他他再不來親我若神民便兩相合敬不
 是敬天。迺敬德亦臨亦保克者必能之辭有諸已也一念一事

之欽翼俱不可言克。惟親口氣比下二段不同。此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遊衍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傳翼

民懷。王方麓曰。民之所懷者仁。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執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克仁如此。則民懷之矣。日記。陸實府曰。仁是民之心。能有其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些小恩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民亦自洽其心。非懷上也。傳翼

鬼神。王方麓曰。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蓋鬼神之德。不越乎寔

理之聚散。祭祀之理。不越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無物。故交於神明之道。祭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此。則鬼神享之矣。日記。陸實府曰。鬼神者誠之不可掩。有誠則有神。享當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克誠處便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傳翼。天位。陸實府曰。艱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為難。毫忽未底純粹。即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艱於事。天享神懷。民艱於此。心之純也。不是空說難。須重難為說。傳翼

問天位艱哉註云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及於上下文氣覺緩不似當日口吻看來天位艱哉意就在上六句內惟無常親克敬纔親無常懷有仁纔懷無常享克誠纔享所以見得君道好難故卽歎曰天位艱哉文氣甚緊今於惟天句為言敬之當盡民無句為言仁之當盡鬼神句為言誠之當盡而後言天位之難語氣一發緩了細玩大文口氣似不如此問業

姚承菴曰君道惟敬天子民事神故尹申誥首揭此三事三者全盡是謂君德故緊承說德惟治云云然先王之敬德配帝其準也故又緊承說先王惟時云云若升高以下則教太甲所以

監先王事也疑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

厥與惟明明后

申瑤泉曰此承上言欲盡君道之難者惟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德卽敬仁誠否德反看治卽天親民懷鬼神享亂亦反此二句泛言其理如此皆古人所已行者以起下意同道同事與亡俱以敬仁誠及天民鬼神貫二句亦泛言以見所與之當慎也慎所與卽與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邊明而又明意要發揮在終如其始上見出若明有未至者則不足以與此也會編表了凡曰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而言之德而已大旨

陸實府曰治亂就在德上說。道說得深，事說得淺。與治必盡體其所為之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與者臭味相投，不作而合。因敬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所與。與字重，即取與之與。獨創未嘗不開泰，而非論於繼治之朝。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難貞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興亡，視其與與者，皆從治亂未分。摹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隨聲逐響，自不能越於道外耳。傳翼

與治二句。○王方麓曰：治與雖一樣，但治指其事，與指其業。有德則必有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事。道指全体，而事指一節。見與之難而亡之易也。日記王字泰曰：與亂同事，不必昏主，亦有英主，而所

為與亂同事者，如以忿興兵，好大喜功之類，皆亡之道也。與治同道，雖事未必同，而不害其道之同。道非事之所盡。要旨

問治亂興亡，舊俱以天親民懷鬼神享與否入講。治與亂興與亡，固無異乎。竊意治就國紀上說，興就國祚上說。若以上節事入講，當云君惟有德，則所行者無非敬天勤民奉神之事。否則措置顛倒，紛然而亂矣。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天親民懷鬼神享延國祚於無窮。保天位於有永，誰有不興者。與古之亂者同事，則天不親民，不懷鬼神，不享國祚，且將終絕。天位因之艱保，誰有不亡者。如此則治亂興亡四字，分析明白矣。問業

終始二句。○王字泰曰：與字重看，終始慎厥與，全重終字，明明

后非洞徹天人之幾。明燭安危之道之謂也。蓋此處不專重知之重行上說。始而謹其所與。固為明后。終而益謹其所與。豈不為明明后乎。註云上篇言明后。此言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於前矣。作文須要直從明其所已明上發揮。要旨

陸實府曰。慎在心上說。終始者。徹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憚與治矣。未體脩其道。或勸道未真。致泥古而不通。不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為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湯所以未知獲戾也。可不慎與。一毫失差不得。一毫放寬不得。雖此處重有終終始二字。分不開。明明非有加。明也。

見得明守得固。知而弗去。知之所以益至也。蓋道

精深浩大。不可淺見。求事之近於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瞬幾倏忽者。焉能常與治而不失哉。于慎之中。益致慎。則於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能生明也。傳翼

終始慎與終始二字。只當得一箇常字。言慎與直到底。中間更無斷續。常常如此。方為明明后也。不必泥答圖終重終說。道原無終。况太甲此時正在慎始。不應捨却目前說。日後但終始連舉。而終義自足。亦不論何時矣。明明亦非明而又明。能常慎與。則常明言明不足以盡。故言明明。即可謂遠也已矣之義。逆志

姚承菴曰。極明曰明明。非明其所已明也。疑問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申瑤泉曰上欲其慎所與此示以所與之人也懋敬厥德如顧
 諶明命而日新又新昧爽丕顯而無時豫怠皆是能敬厥德則
 事神治民皆此敬之流通而能仁能誠可知德與天合乃承上
 起下意克配就位上說所謂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未要補
 民懷鬼神享意此湯之以德致治而嗣王之所當與也令緒即
 克配上帝之緒茲指懋敬厥德而言包仁誠在內監即所以與
 之也要見始終無間之意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其為
 明明后也何有會編

王方麓曰敬仁誠三言者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合之一德又約
 言之敬而已故此專以敬言之先王為明明之的亦惟時懋

敬其德而已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明所以深勉太甲
 也日記

袁了凡曰惟時二字猶言無時不然之意言成湯不惟能敬厥
 德也而且能懋敬厥德顧諟明命昧爽丕顯焉不惟懋敬厥德
 也而且惟時懋敬厥德日新又新而無時豫怠焉敬德而又曰
 懋者不着力中真着力也德積厥躬而學如不及聖人之心原
 是如此配天全看時字蓋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
 時而不懋敬則精神翕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與天合故能
 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刪正

陸實府曰敬仁誠合之一德而已故此只以敬言不必扭仁誠

等凡言敬德與單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於心為德心有所得而敬其功夫更細語其用工之要曰懋敬語其用工之極曰克配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惟時即無時豫怠之時緊根上終始字來配帝以德配之也全在時字上曰惟親則天為主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監視也曰顧諟曰視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着不得忘助只好常目在之拳拳服膺而不失也嗣克敬之後敬未艾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監比慎與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傳翼

說先王惟時懋敬則先王與時同運此便是終始慎與的樣子

又說到克配上帝則先王與天同體又是天親民懷的樣子真後人之令緒也故緊接以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尚字有力哉字甚煞此迺着寔勉王法祖之慎與耳時謂先王是可與之人當終始與之則本文監字無着落反寬却幾層矣逆志

問舊俱以懋敬厥德句為此克敬惟親之敬而以仁誠外面補足看來厥德之德即是德惟治之德三件事俱已包在裏面無俟外補也問業

姚承菴曰惟時懋敬厥德便與天相似不違故說克配上帝疑若升高五節總意○升高四節皆伊尹畫一以告太甲欲其矯情之偏以盡監茲之道嗚呼節摠承上四節而言勉之以功而

期之以效也

五事乃教太甲以監先王者。正終始慎與之寔下手處也。先言法祖懋德不須獵等。只要有常看先王惟時懋敬。直至配帝格天也。只漸漸進去。若論民罔常懷其事。豈可輕忽。思艱可也。况兼天更無親。則位豈敢苟安。思危可也。既思艱危。惟懷永圖。可謂能慎終矣。慎則目前更自吃緊。何事可忽。亦何人可忽。故又示以有言必求諸道。必求諸非道。以與治同道而言路尤治亂與亡大款繫也。誠能終始有常。不以或操或舍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則慮自得。為必成。一人元良。固萬邦之所表正也。圖終有終。信非明明后不及此。逆志

陸實府曰。上欲太甲於敬做工夫。廼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為監茲之道也。傳翼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申瑤泉曰。此節戒其躡等也。以敬仁誠入講。蓋先王以一身而會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而造詣之遠。本不可以一蹴至也。王欲法之。惟當循序漸進。譬之高不自高。而由下以升之。遠不自遠。而由近以陟之也。蓋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或有欲速之心。而求望於高遠。故以此告之。欲其矯人情凌節之偏也。會編王方麓曰。伊尹言成湯敬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遠。

兼三意

而難及。或忽卑近而躡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進德之德。卽上文懋敬厥德。德字不必以敬仁誠貫時說。
一念一事之敬仁誠。卽下邇先王之篤敬。深仁至誠。卽高遠。非
是。日記

此新解
亦正解

陸寔府曰。當滌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遠
耳。先王敬德克配。舉目卽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
先王而循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消下
學而上達。故曰必自高遠卑近。原非兩致。卑近就是高遠。索高
遠則無實。狃卑近則無味。吾人學卽學聖人之學。但不能獵聖
人之等。傳翼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申瑤泉曰。此欲其重民事而謹君位也。此二者乃太甲前日之
病。蓋縱欲則拂百姓以從己。而恃天位爲可安。恐其改于前。復
萌於後。故又以此戒之也。能如是則先王所以子惠斯民而危
懼上下者。爲能與之同道矣。講語不必以敬仁誠牽合。只泛說
爲是。○此節大意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
方與凡君民對言處俱相似。無輕民事。包得無逸一篇之旨。無
安厥位。包得典謨儆戒之旨。蔡傳合二事爲一條。以二者本自
相因。知重民事。正所以保君之安。思位之危。正不忽于民事之
重。此意當玩。會編

王宇泰曰民事農桑之屬至艱者莫如民事至危者莫如君位繼體之君。徂於目耳之所不及。而習於太平之無虞。鮮有不輕之安之者。故伊尹之戒太甲而勉其思艱思危也。惟字最有力。要旨。

陸寔府曰艱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於國命。天位危於朽駮。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無寔際也。傳翼。

姚承菴曰人主居深宮之中。稼穡艱難。未嘗知見。所以往往輕之。不知此民之依也。君之天也。國之本也。故尹以無輕惟難訓。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凡至於危亡的。必從安之一字來。故又

以無安惟危訓。疑問

慎終于始

申瑤泉曰此欲其慎圖終也。矯人情之偏意。註中甚明。舊說以敬仁誠貫亦不必拘。蓋欲善其終而不能善之于始不可也。王欲慎守於終而保治於無窮。惟謹之於今日。即政臨民之始耳。蓋太甲不明於德而弗克於其初。故乘其圖終之志而告之以此。會編。

王宇泰曰太甲始不能慎。故欲其慎終。然不慎終於終而慎終於始也。則當改過之初。即欲其為無窮之慮矣。終始只是一事。與慎厥終惟其始同。非是欲終天親民懷鬼神享必自今日克

敬克仁克誠始也。要旨

陸寔府曰終始二字不可拆。迺一時事。不是說欲慎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於是有力收成。結果事盡在悔悟方新時。伊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要之終始非二事。謹終工夫只在於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萬世事業都在今日。一錯百錯。不但怠始之心失之。即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傳翼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申瑤泉曰此欲其審聽言也。聽言之道當忘其言之順逆而求

其理之當否。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皆所以與治也。太甲縱欲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狎于不順。則左右之言亦必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為戒。會編王方麓曰論至理則一逆一遜已自足了。如成湯從諫弗咈。言雖鯁直。何逆於心。今心曰汝心。志曰汝志。蓋太甲之心志。理欲初分。猶未至得處。故不能無逆與遜。必字重看。此教太甲用直遠佞也。亦一時矯偏之言。然對悔過之君。則為的藥矣。日記王宇泰曰陳氏大猷謂前日縱欲之時。尹之言固常逆心。而臣下之言固遜志者矣。此說不是。逆與遜俱就今日說。不就前日

說。要旨

宋羽皇曰情有必至之偏矯亦有必用之力。必求諸道與非道者此以挽其必遜必逆之情也。

陸寔府曰口氣重下二句逆心之言其出於道者多。遜志之言則不論合道與否必求之非道而已。論所言之事情逆未必皆是遜未必皆非但論臣道於新君悔悟時以不阿為道以將順為非道須看二汝字求者推求細繹其所為道所為非道者何在非一味不管可否竟置之道與不道也。君之尊天也。人臣何樂拒天而設為不必然之畫。人君未必盡是也。人臣何至聖君而巧為將順之詞。其中必有緣故。若不求而以逆心為道。遜志為非道。反成偏拗。傳翼

姚承菴曰有字來得活。必字持得緊。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申瑤泉曰慮是思上五者之理于心得者得其理也。為是行此五者之事於身成者成其事也。二句正要太甲謹思篤行以矯乎情之偏乃與治之用功處。元良者知行並立思為交盡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身而悉有眾善無一事之不周所謂敬仁誠者皆會其全也。萬邦對一人言以貞者內無邪思外無邪行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夫一人元良則德無愧於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於先王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會編

陸寔府曰上數者皆於人情相反分明設個禪機待太甲參打
 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求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
 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
 所認爲明白者皆虛見也成是爲之着寔處萬全爲圖咸正罔
 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爲寔踐者皆浮氣也
 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於思爲上着力若有求獲
 求成之心則思爲皆非真矣爲即爲其所思成即成其所獲非
 有二也須連說要之真思時便獲真爲時便成至於獲與成則
 內外合一表裏渾然豈不粹然至善而無一慮滲漏無一爲駁
 雜豈不善而大者乎傳翼

附姚承菴曰慮是慮什麼爲是爲什麼敬以格天仁以撫民誠
 以事神凡治道之所當舉乃祖之所已行者皆是也能於此深
 思其理則無不獲矣能於此寔見諸行則無不成矣是所謂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者疑問
 宋羽皇曰偏處難知亦難克二句須入矯偏意始不泛
元良表了凡曰元良二字不平良字對元字不過君子于天爲元
解子于民爲元后于年爲元年有體元居正之義故萬邦以貞應
 之其曰元良猶云元之盡善已耳心言
 王方麓曰四德始於元而終於貞一人元而萬邦貞其意亦遠
 矣哉日記

爾雅多
用此意
悉非經

陸寔府曰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為良此雖有思為而即成獲則原不着思為返還不學慮之本體元字不對良字猶云元哉善也傳翼

以貞陸寔府曰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為冬于德為智收斂固藏將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滯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摠見思為所係之大傳翼

董思白曰弗思弗為其弊也樂因循而畏視古道固不足以與治也然過思過為其弊也喜更張而玩視古道適又為與治之累也故君罔以辨言云云然臣而以寵利居成功則與過思過

為辨言亂政者等耳故罔以寵利云云講此句須從上面相生下來不是君臣直頭對講之辭若直頭對講則突出臣罔一句便無謂矣新意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申瑤泉曰此慮其思為之過而因示之以已志也辨言以過思過為言舊政者先王之成法也此慮太甲之作聰明而言人君當盡法祖守成之道寵利以大臣之位言成功者成正君之功也此為明已之欲退休而言人臣當盡功成身退之道邦其永會編
王宇泰曰後世君相欲變祖宗法度必有一段議論欺其臣民

致亂之本。大率坐此。故戒其罔以辯言亂舊政。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成功宜退而不宜居。况以寵利而居之。不特天下人議我。而我之心亦無以自白于天下矣。君臣似不宜平。要旨

陸寔府曰。要得責難意。重君說。辨出自能思能為中。亦不是十分變亂者。但不以意念研求會悟。却從口吻上弄聰明。縱有一段道理。終是精神發洩。辨言就是亂。求治太急而施為無序。不必紛更而後亂也。謂之舊政。以湯望太甲矣。臣罔句緊根上說。尹有退志。迺蔡子揣摩之辭。貪位罔寵。非尹所自待也。寵即天眷。有商之寵利。即子惠斯民之利。凡人臣為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太甲終德而萬邦被澤。何寵利如之。匡

抹之臣。寧復有未展之忠乎。成功將安居之。伊尹左右宅師。久處成功之地。只因太甲未克終。不得不勉居之耳。成憲既遵。廊廟已無紛擾。而元良在御。則元老可以投閒。繼體之君不貴。劫貴能守成功之臣。不貴。任貴能讓。君之不負先王。即臣之不負一人。憲令之所防維。即節氣之所風勵。其迓靈長之福矣。邦不永孚於休乎。答圖終言。歸重君上。傳翼

附尹答王圖終已盡。此又出言外。露已告歸陳戒之旨。辨言亂政。即下篇恐王任用匪人意。寵利居成功。當亦為後來人臣設戒。非必以明已志也。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蓋老成無已之深心也。

姚承菴曰觀上所陳尹可謂忠告善道矣。然此時尹將復政歸老慮恐復有讒人者出變亂是非太甲或悞聽而反其所為。前功盡棄之可惜也。故拳拳以辨言亂政為戒。且明已志之無他。曰罔以寵利居成功焉。疑問

附姚承菴曰尹於此時何必自明其心迹。曰罔以寵利居成功哉。且寵利二字安足入尹之胸中哉。此所云特戒後之為臣者耳。蓋尹所申誥其言其意雖已盡然恐其他日君或自作聰明以辨言亂舊政也。又慮在廷諸臣或有嗜利無耻者以寵利居成功也。君若臣一萌此念前功蕪而令德壞邦不永孚于休矣。故其終申戒而丁寧如此。觀下文復戒勉其君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其論臣必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則此所云云可洞見矣。若尹必復政而去明云將歸亦無不可者何必為罔以寵利之辭哉。再考尹所自稱不曰尹躬則曰朕曰予未嘗有曰臣者必以此句貼伊尹臣罔以三字終屬不明。疑問

尚書詁林

卷之十五

七

